

美国大选花费超 53 亿美元

成世界最昂贵选举

美国式选举 贵还是不贵

小城斯克兰顿的一间麦凯恩竞选办公室里，保安克雷格翘着腿，一面跟记者闲聊，一面瞟几眼电视。时为临近大选的 10 月 30 日，宾夕法尼亚正是选情激烈之时。

电视里正播放奥巴马的竞选广告。“这儿不是麦凯恩的地盘吗，怎么也在播奥巴马的广告？”记者问。克雷格无奈地摊开双手：“没办法啊！这家伙太有钱了！”据了解，在最后竞选阶段，奥巴马和麦凯恩两人在当地的电视广告差不多是 4 比 1。

根据公开数据，在这场竞选中，奥巴马团队共筹款约 6.59 亿美元，而麦凯恩团队的筹款则只有 2.38 亿美元。

回溯到 150 年前的林肯时代，总统选举的花费大约 10 万美元；2000 年，这个数字达到 3.4 亿；2004 年达到 7.2 亿；2008 年，最后的总花费达到了惊人的 24 亿美元。

而如果将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相加，2008 年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选举，花费超过了 53 亿美元，可谓世界之最。

美国式选举的价格是否太高？它是否会将普通人拒之门外？是谁来为它埋单，又是谁来对花费进行监管？

希望花钱选个好总统

周游各地进行造势演讲，高薪聘请智囊，制作广告并买下电视时段，监测对手言论和行踪，动员组织志愿者寄资料、发传单、打电话，甚至上门拜票，没一样能离开钞票。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卜睿哲告诉记者，“选举的设计是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但金钱是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有时候，选情甚至就取决于你是否有钱租足够多的巴士去把那些穷人拉去投票。”

没人会否认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地位。但数十亿美元的大单，贵还是不贵？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很多美国人希望加强对候选人选举花费的限制，因为“庞大的电视广告花费是不合理的”。《纽约时报》也在 10 月 31 日发表社论称，“这个系统必须修正”。

在有人攻击这是“将民主作为商品出售”的同时，也有人表达了鲜明的不同意见。《洛杉矶时报》前政治编辑沃伦·韦斯认为，尽管 24 亿美元的花费看起来极其庞大，但应该考虑总统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一个总统的政策，可能直接导致上千亿的财政赤字增加或减少，花 20 亿美元的价格来甄别一个好总统，这不算贵。”

斯坦福大学的会计系教授查尔斯·李也觉得选举花销不菲，但他又承认，相比之下，“没有



选举会更糟”。“如果布什不是总统，你想现在美国军队会在伊拉克吗？”查尔斯说，“如果戈尔上台，我觉得这种可能是零……所以我们必须选举，否则只会继续错下去。”

再跟一些普通百姓聊天，诸如巴士司机、街头小贩或中学教师，很多人一边说选举花费多，一边又拿这花费“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美国 2007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13.8 万亿美元，24 亿美元的竞选花费约占其 0.017%。

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斯克勒还有统计说，美国人全年花费在健康和美容用品方面的钱大约是花费在选举政府官员上的 4 倍。

而根据美国口香糖生产协会的统计，美国人每年花在嚼口香糖上的钱大约是 23 亿美元，与总统选举花费相当。拿总统选举跟嚼口香糖相比，好像代价又算不得太高，更何况，它是四年一次。

谁为巨额费用买单

在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三思想政治课本里，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部分，介绍了 1992 年大选老布什和克林顿的竞选费用（均为约 1.6 亿美元），之后指出：“当时，普通美国工人的年薪平均约为 2.5 万美元，如此巨额的竞选费用显然不是普通的美国公民所能承受的。”

相比 1992 年，2008 年选举的花费更不是“穷人参议员”奥巴马所能承受。其实，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没从自己口袋里掏钱选举。

2008 年，奥巴马的筹款机器吸引了超过 300 万的捐助者。9 月，有 63.2 万名美国公民首次为奥巴马捐款，人均捐款 87 美元。

“奥巴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普通民众，小数额捐赠者居多，”

耶鲁大学校长雷文说，“这种资助来源显然更‘民主’——它不受限于大的利益集团，或者需要对他们有什么交代。”

当记者在奥巴马的竞选网站注册后，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请求捐助的电子邮件，金额往往是 50 美元、25 美元。

加州一位大学教授坦承，他在初选和大选时都分别给奥巴马捐款 2300 美元，这也是法律许可的上限。“我关心奥巴马，希望能有办法帮他当选，这也如同捐款给慈善事业。”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大卫·迪克森说，关注政治献金的来源非常重要，尤其在今年捐款多元化的情况下。

在奥巴马总共 6.59 亿的筹款中，小于 200 美元的个人捐款总额高达 2.54 亿，而以 2300 美元的法律规定上限捐助的筹款额不足 9500 万。也就是说，其中绝大部分捐款者的捐助少于 200 美元。可以说，很多普通的美国公民都在为他们的“民主”买单。

但不可忽视的是，奥巴马和麦凯恩也都分别收到了超过 300 个“Bundler（打包机）”的捐款。打包机，指那些有实力，能带动他人一起写下大额捐款支票的金主。这些人的筹款能力甚至可以高达 50 万美元，也因而成为候选人不可忽视的特殊利益团体。

2000 年大选期间，在得克萨斯，有 212 名成员的“得州人支持公共正义协会”每人为布什筹得的款项都在 10 万美元左右。而布什上台后，该组织共有 43 位谋得要职，包括劳工部长赵小兰、国土安全办公室主任里奇。另有 19 名成员出任驻包括法国、荷兰和瑞士等国的大使。

捐不捐钱都能投票

近年来，人们关注到利益集团、捐款联盟逐渐控制选举的倾

向，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捐赠数额巨大。

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卜睿哲同样认为，美国政治中金钱的成分太多了，但他同时指出，所有国家的政治系统，都有不同形式的腐败，“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完全杜绝金钱的腐蚀。”

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除了个人捐款给候选人，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联邦公共基金，以及各种民间政治组织也在各显神通。

而对选举经费的管理，一直是美国政治中的巨大难题。一方面，捐款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之一，如果予以限制，则与宪法相违背；而另一方面，如果对资金来源不加限制，那选举的操纵必然会落到少数富人与财团手里，这又违背了民主精神。

在美国各层级的选举中，竞选者与法规反复博弈，试图另辟蹊径。

1974 年的《联邦竞选法》试图对政治献金做出精准的限定，比如：在一次选举中对每位总统候选人捐款额的上限是 1000 美元（现已调整至 2300 美元）；为政党捐献的钱不得超过 2 万美元；每年个人所允许捐献的资金总额不能超过 2.5 万美元，等等。

但与此同时，银行、公司、工会等组织的员工可以自愿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来筹措资金，且花费不受联邦选举委员会限制。这也就是绕过监管的“软钱”。2002 年，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全国性的政党接收“软钱”。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狡猾的竞选者很快发现，非政府、无党派的民间组织可以继续成为竞选者的吸金武器。著名的“527 组织”又开始大量衍生，它们以联邦税法关于规范捐赠的第 527 条款得名，指那些可以不受限额地筹措献金的无党派组织。

今年，由于私人捐助大增等

原因，“527 组织”共筹款 1.85 亿美元，比 2004 年的 3.38 亿美元大幅下降。

“如果单纯地把美国总统选举看成金钱政治，看成利益集团的争夺，那就太简单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勇教授告诉记者，利益集团的博弈本身是民主选举的一部分，此外，尽管竞选者在不断试图利用法律漏洞，扩大金钱影响，但由于筹款公开透明的原则，以及对个人、企业和组织的各种捐款限制，使得美国选举经费的“大方向不会出问题”。

金钱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包括那些没有捐钱的普通人，在这场漫长的竞选活动中没有角色。“因为普通人有投票权，而且有自己的关注、希望和恐惧”，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说，“他们相信，通过选举投票，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关注、希望和恐惧转化成对这个国家的改变。”

“民主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李说，“但我们每个人只能投一票。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捐了很多钱，我也只能投一票。一个在堪萨斯喝啤酒、看橄榄球的家伙，他也能投一票。”

漫长的总统选举流程

美国总统选举的过程漫长而复杂，主要包括预选、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运动、全国选举、选举团投票表决以及当选总统就职仪式。

预选阶段通常于大选年 2 月份的第 3 个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拉开帷幕，到 6 月份结束。此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将分别在全国大多数州选出参加本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少数不举行预选的州，则由两党的州委员会或代表大会选拔代表。因新罕布什尔州率先进行预选，其选举结果对其他各州影响很大。

美国两大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在 7 月和 8 月分别举行。届时，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州代表将投票选出本党总统候选人，然后通过由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并正式选举出竞选纲领。大会往往长达数天，投票上百次。

代表大会结束后，选出的总统候选人即开始在全国展开历时数月的争取选票的竞选运动，其中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总统候选人为竞选而耗费巨资，使尽各种招数。

美国法律规定：在全国选举时，选民要在大选年的 11 月第二个星期二到指定地点投票，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全国选举还要通过选举团的投票表决，由于在一个州中获得选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便赢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因此一般情况下选举只是例行公事。此外，美国大选不只是选总统，选票上还包括其他角逐政府各级职务的候选人。

（摘自《南方网》）